

■名家赏读

■苏 凌

秋雨绵绵，一场秋雨一场寒。庄稼地里风声雨声呼着生长的律动，宛若瀑布般轰鸣作响。又到了一年一度秋收的季节，温县段村老秦家垆土地的山药长势喜人，生机盎然，预示着丰收在即。

一夜雨声不断，从夜色中传来阵阵雷声。千万条雨线抽打着地里的叶蔓，催促它们快快成熟。天刚放亮，秦鸿凯就冒雨来到了自家的山药地。他是老秦家百年老字号文元裕第十一代传人。放眼望去，地里仿佛一片绿洲，山药蔓在湿润的雨中油绿发亮，似潮水般一波一波地涌来。他深深吸了口气，扑鼻而来的清香，让他神清气爽。他仿佛听到了山药叶蔓兀自生长的声音，所有的辛劳都化为云烟。

雨已经停了，滞留在蔓叶上的水珠在滚落，一滴滴渗入山药的根部。这是一场及时雨，被湿润的泥土泛着泡沫，传递出地下生长的讯息。在风雨的涤荡下，白煞煞的山药花枯萎了，地下的茎块正在膨大，充满狂热的生命力。同时，地上的藤蔓叶，腋间发育出许多珠芽，俗称山药蛋或山药蛋。它们簇拥在一起谈笑风生、打打闹闹，渲染着秋意的浪漫。

评价中华大地本草产地及优劣的明朝医书《本草蒙荃》说：“山药，惟河南怀庆者独良。”换言之，温县怀山药是最好的山药，而垆土铁棍山药是怀山药中的极品。山药富含淀粉、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和山药多糖、皂甙、氨基酸等药疗成分，且吃起来雪香酥酥，口感极佳，从而享誉大江南北。正宗的铁棍山药表皮颜色微深，上面有像铁锈红似的痕迹，这是由于土壤里所含的微量元素铜锌离子造成的。

地处豫北平原西部的温县，南滨黄

河，北依太行，属黄河和沁河冲积平原。黄河沿途带来的各种微量元素，在这里沉淀聚集，从而养育了肥沃的土壤。垆土指黑色或红色土质坚硬而黏土含量大的土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就了怀山药的高品质。

传说古时候，古怀庆府一带有一个叫野王国的小国。由于国小势单，常常被一些大国欺凌。一年冬天，某大国入侵野王国，来势汹汹，锐不可当。野王国的将士们同仇敌忾，拼死奋战，但因寡不敌众而节节败退。他们被逼入深山老林中，偏又遭遇狂风暴雪，敌军封锁了所有的关口，欲将野王国的军队困死在山中。

冰雪漫野，地冻天寒，将士们饥寒交迫。但是正当绝望之际，有人发现一种植物的根茎能吃，味道甜甜的、麻麻的甚是可口。这种植物漫山遍野都是，士兵们纷纷挖掘其根茎充饥，并且很快恢复了体力。说来也怪，就连吃了藤蔓的战马也充满精力，变得剽悍而狂野。将士们骑上战马，冲出重围，一举夺回失地保住了家园。人们为纪念这种无名植物，给它取名“山遇”。随后“山遇”在怀庆府一带被人们广泛栽种并食用，人们发现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遂更名为“山药”。

文献记载，山药又名薯蓣，原名著豫。据宋朝医书《本草衍义》载：因避讳唐代宗名“豫”，改薯蓣为薯药。后因宋英宗名“曙”，又改薯药为山药。薯蓣始载于我国最早的医书《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在我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自公元前734年，薯蓣被作为贡品进献周王室起，至清朝末年一直是皇家御用佳品。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就特别喜欢怀山药制作的点心——八珍糕。

老秦家早在300年前，靠经营四大怀

着。一种莫高窟的情愫在不断地积累，想表达，却又憋闷在心。

这种不敢轻易动笔的心情已数岁时。这期间，经典的书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和浅薄。游览了一些让人心情激动的地方，有些感悟和想法，如同深埋在土壤的种子，也不敢发芽露世，知道那些语言文字是多么的多余，写出来如同在圣贤面前涂鸦。

电视上正热播《美丽的青春》，说的是一群年轻人在塞罕坝沙漠种树的故事。这让我又想起莫高窟，想起莫高窟的树。

莫高窟的树自从那天入眼入心，就在心里不停地生长，不停地摇曳，生机蓬勃得让人欲罢不能。莫高窟的树种并不丰富，柏树、榆树、沙柳、枣树、白杨树，我记下的就这几种。这些树都是些平常的树，但长在莫高窟，长在四周沙漠围拢的地方，却又显得那么神奇。树都有上百年的年轻了，树和人一样，经历日月光华和风雨侵蚀久了，显示出仙风道骨。窟檐前的几棵柏树，树冠稀松，枝条虬劲，状若飞龙。几棵一人合拢不住的榆树，树冠如伞，树荫铺地，或许是因头重根深，在四季戈壁烈风的肆虐下，中间的树干像拧成一股的钢丝绳，与风沙抗争的痕迹突兀在岩石一般的树皮上。沙柳矮矮的，冠如圆石，枝条挤挤挨挨，密不透风，临着地面，若忠心耿耿的卫士，护卫着身躯下的一方。八月下旬，枣树已挂满一串串拇指大小的果实，色如玛瑙，青或黄或红的大枣，给身处戈壁沙漠的人以希望。枣树的枝条本身就硬，沙漠中长了上百年的枣

■宋守业

童年记忆中，老家的村庄周围，除村北外，东西三面都有池塘。那时候我们不叫池塘，而是称之为坑塘。我们村周围有四个坑塘，一个是东坑塘，一个是南坑塘，村西的坑塘被一条出村的大路一分为二，分别成了西南坑塘和西北坑塘。这些坑塘面积都不算小，最大的是东坑塘，足有十亩地，最小的是南坑塘。那时的坑塘里常年有水，从没干过，春夏秋冬季节，坑塘内的荷叶碧绿，清香四溢，游鱼嬉戏，鸭鸭欢唱，唱出了童年的乐趣，溢出了庄稼人的欢声笑语。

我家住在前街西头，所以童年时最亲近西南坑塘。偶尔去东坑塘和南坑塘，只是要去和那个区域的孩子门比赛游泳，共同摸鱼，增进友谊。

说起摸鱼，先是从集市上买回几条尼龙绳，然后把母亲做衣服用的针用火燎上几根后，手握钳子把针弯个钩，再找来几根细竹竿做钓竿，系上尼龙绳和钓钩，绳上绑个一寸左右的高粱秆作鱼漂，便做成了钓鱼的工具。利用早晚时间，尤其是一下雨天，在鱼hook穿上细细的蚯蚓，选一块僻静处开始垂钓。等到鱼漂突然下沉，在水中被拽走好远时，往往就是大鱼上钩了。这个时候用力将钓竿提起，一条鲜活乱动的大鱼便露出水面，心里真是美极了，充满了很强烈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山药叶蔓绿如烟

药（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和怀菊花）及贸易往来起家，是远近闻名的怀商世家。2013年，秦家老宅在翻修时，找到了一块300年前的商号匾额，题有“文元裕”三个行楷大字。这是一份血脉遗产，让老秦家倍感鼓舞和欣喜。秦鸿凯是第十一代传人，他身负重托，因此也格外用心山药的培育和种植。

山药自春种发芽到秋收出土，他每天都到地里去查看，就像视察他的军队似的，目光严肃而亲切。山药蔓在夏季生长



国画 山药叶蔓绿如烟

李玉梅 作

树，枝干横插斜刺，如同手持剑戟的勇士。白杨树身材挺拔，直刺云霄，英姿飒爽，树干斑驳，图案自然，或似仙女散花，或似驼队西行，奇形怪状。这些树，每一棵你仔细观察，都是一幅天然壁画。是啊！莫高窟是艺术的殿堂，这里的艺术是有生命的。日夜和艺术相伴，息息相通，莫高窟前的树的生命中也浸润着艺术的气息，成为一幅幅天然去雕饰的艺术品。树禅定地站着，守望着莫高窟。

站在这些树旁，赞叹着树的美。但更惊叹的是，咫尺之远，就是茫茫沙漠，砾砾戈壁，在这生命的禁区，绿色的荒原中，莫高窟的树是谁种下，又是怎么成活的呢？我询问了莫高窟的工作人员，查阅了一些资料，但终没能搞清楚。是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乘凉的人，又有几个记得栽树的前人呢？

我的思绪中浮现出几个僧人，青灯孤影，与经书为伴，与寂寞和荒凉厮守。雪融化了，他们云游归来，肩背着几棵树苗，回到莫高窟，凿开贫瘠坚硬的沙石，把树苗种下。对他们来讲，种下的不仅仅是树，种下的也是一份希望和信念。他们把养活树作为修行，浇灌它，滋养它，树活了下来。长出了新枝嫩芽，在死亡的色彩中，添了些许生意。树在爱中慢慢成长。有了爱抚育，树不怕凛冽的风，不怕肆虐的沙，根越扎越深，冠越来越大。树开始在炎炎夏日回报僧人一片阴凉。僧人每日读经，也每日读树，树成了无字的经书，仿佛在告诉僧人，树能在莫高窟成长，就是信念的力量！

很后悔，可两三天过后，一想起玩水的美劲，我们又会故伎重演。这也许就是坑塘的魅力使然吧。

是的，村庄的坑塘真的充满了魅力。它除了是一个玩乐的天堂外，有时候我觉得它还是一面镜子，白天映出天上的流云和鸟影，夜晚照出银河的月光和星展。清新的早晨，有姑娘来坑塘边，看着水里的荷花，扎着自己的麻花辫子，时不时低下头，看着水中那张白里透红的脸。那是谁的面孔呢？这么美，比旁边的荷花都要美上好几倍，不，是好几十倍呢。看着看着，那张俊俏的脸慢慢就变幻成一张小伙子帅气的脸。是谁呢？姑娘不说，只是把辫子扯过来含在嘴里，羞羞地眯了那双丹凤眼。

有时候，我觉得它又是一个舞台。黄昏时，坑塘里的小鱼们不安分地跳出水面，带着水花，来个漂亮的空中转体，激起一圈圈涟漪。蜻蜓也喜欢在这时来凑热闹，总是以优雅的姿态，轻轻地掠过水面，快乐地与水嬉戏。静谧的夜晚，呱呱的蛙鸣此起彼伏，划破了夜的寂静。尤其是雨后，蛙声阵阵，噪声喧天，大人们称这叫“蛤蟆吵塘”。它们吵什么？有的说，它们是在争论水是怎么来的。也有人说，它们在唱“下雨了，水涨了，今年粮食满仓了”。黄昏鱼儿的欢腾，蜻蜓的舞蹈，还有雨后的蛙鸣，不就是一场曼舞高歌的文艺晚会吗？

有时候，我还觉得它就是一幅古画。坑沿四周种着低垂的柳树，长满着鲜嫩的青草，坑塘内芦苇轻摇，蛙跳鱼跃，鹅鸭拨波，水色潋滟，再加上村妇们棒槌敲打衣物的画面，无不让人流连忘返。它用它那充满灵性的魅力，呵护着人们的美好向往；它用它那清澈明亮的眼睛，洞察着村庄的前世今生；它用它那汨汨流淌的乳液，滋养着村庄的每个生灵。

村庄里的池塘——我童年的那些坑塘，给我带来的甜蜜记忆，让我一生难忘。

很快，闪亮的叶子在阳光下轻轻摆动，释放出多姿的神韵。霜降开始气温骤降，千里沃野上枯叶飞舞时，植物生长进入最绚烂的季节。山药地里叶蔓渐渐枯萎，金光烨烨满地灿烂，琥珀般的山药蛋咕噜噜挂满藤蔓。地下传来熙熙攘攘的声音，预示着山药可以挖掘了。

遵循着大自然的轨迹，冬去春来，年复一年。我们总是在新春季节里播种希望，于岁末寒冬中典藏成果，并且能在无尽的时间洪流中，体悟到生命价值的深层意境。

■诗风词韵

那夜，又见满天繁星

■李玉冰

夜半，我被隆隆的车轮唤醒
窗外，泼墨般的黑
依稀闪过，赤红的灯

探头望去
啊！我又看见了，满天的繁星
那还是儿时老家的星星吗
又怎会在这，茫茫戈壁上相逢
身下是悠悠的摇篮吗
难道是穿越了时空
回到了过往，我的老家
我又成了初谙世事的孩童

童年的夜是静谧的呀
置身田头，还是打麦场
耳畔响着，唧唧的虫声
墨蓝的天幕缀满繁星啊

那颗最亮的，在向我眨着眼睛
娓娓地讲着童话，催我入梦

童年的故事是甜的啊
薄薄的，轻纱般的雾
清凉的，晶莹的露
飒飒的，摇曳的禾
浓浓的，酣畅的梦

可理智告诉我
已回不到童年了啊
人到中年，早已无梦
摇晃的车轮，将我带向远方
戈壁的繁星，可与四十多年前
老家的相同

此刻，我迷惑了
不知身在何处，今夕何夕

故乡是我唯一回不去的地方

■荷蕊心语

想起故乡，往事就风起云涌
梨花敛起满地的情绪一再失控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来来回回
来了走，走了回
像四季打开花朵

可是我，唯有故乡回不去
年少时的那次离开，如脐血蒂落
我与故乡生生分离

从此以后，再无岁月供回头
很多记忆如经年的尘土
知道故乡在那里，就在那里
回望的风，刚一路过就云般飞扬
但那一切，遥远得再也走不回
像四季打开花朵

这样也好，我的爱如此广阔
每到一处
凡是被我爱过的地方
都是故乡……

初 秋

■王新卫

天空透明湛蓝
绿杨荫里，清风和着鸣蝉

满川的玉米
斜抱着盈尺的棒穗，列队待检
三五成群的高粱
好似赶会的姑娘
低着头、红着脸

河畔晨行

雨过天晴云几簇，
曲径花繁又一年。

■心灵漫笔

八月剥枣

■只树

立秋刚过，超市的水果柜台上就陆续有新鲜枣子上市。青白颜色，大如乒乓球，是从外地运来的早熟品种，吃在嘴里青脆有余而甜味儿不足。每此时，心中便会想起老家晒场旁的那株野枣树。

不知是鸟儿有意吐下的籽，还是幼童无意插下的枝，总之它像是凭空从地下冒出来的一般，待春日抽枝发芽长到一人多高时，人们才惊叹：看，这里长了一棵枣树！

晒粮打场的场地是喷水后用石碾反复滚压的，坚硬平实的地面晒粮是极好的，可对于树木生长却是不易，尽管这环境干旱贫瘠，可这枣树依旧年年茁壮蓬勃，或许既平凡又粗鄙的事物都有股韧劲儿吧。无人浇水施肥，无人抹芽疏枝，反而给了它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不像枣园里刻意被驯化的枣树，个儿长不高，所有的养分都只是为结果做准备。枣树力争上游，硬是长到了和旁边“伟丈夫”白杨树肩并肩的高度。过往的人们又惊叹：好好的枣树长“疯”了，能结枣子才怪，不如劈了当柴烧。

枣树不只是个儿长得高，树皮也皴裂成一道道凹凸不平的小口子，摸上去粗粝磨手，叶子小得如老鼠耳朵，连开花也是影影绰绰，藏在绿叶腋下，既不漂亮也不芬芳，遭人嘲笑。

孟夏时节，父母在晒场忙碌，我便坐在枣树下跟自个儿玩耍。枣树如伞，撑下一棚的荫，伏在落满枣花的草地上，有斑驳的光影洒在脸上，风拂过眼皮，令人昏昏欲睡。晚上，我仰头看闪烁的夜空，想那渴饮泉水饥食枣的不老仙人，是不是穿过枝丫，用星星



国画

李伯良 作

莫高窟的树

■雷旭峰

莫高窟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漠黄昏，落日浑圆，置身一排高低参差的窟前，我一下子沉默了。岩壁上的莫高窟，身居在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的峡谷里的悬崖上。难以想象，亘古不息的万里流沙中，摇天撼地的寥寥长风里，那水一般流动着的、填平一切的无情黄沙，到这个悬崖边就怎么停止了。宁肯在一旁聚集成高高沙山，也不愿进入这窄窄的峡谷。

莫高窟残留着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多。壁画总面积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两千四百多身，还有经卷写本数万，唐宋窟檐若干。我才学浅疏，在表现佛教文化的浩瀚艺术面前，虔诚诚恐，不敢用一言一语，唯恐亵渎。当鸣沙山已升起一轮圆月时，我在不时回望中，迎着风沙，越过戈壁，离开了莫高窟。光阴一晃已近一年，无数个寂寞时刻，莫高窟总在心中显现。如同一尊神灵，与你对视

村庄里的池塘